

My THIRTEEN Years in Polish Special Missions Unit GROM

我在雷队的十三年

[波兰] 安德烈·K. 基谢列 (Andrzej K. Kisiel) 著
马尔钦·拉克 (Marcin Rak)

[波兰] 薄一康 (Kamil Burkiewicz) 译
芬妮 袁梅芳 校

清华大学出版社

我在雷队的十三年

My THIRTEEN Years in Polish Special Missions Unit GROM

[波兰] 安德烈·K·基谢列 (Andrzej K. Kisiel) 著
马尔钦·拉克 (Marcin Rak)

[波兰] 薄一康 (Kamil Burkiewicz) 译
芬妮 袁梅芳 校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为波兰特种部队“雷队”(GROM)的特种兵,服役13年,曾亲历多次军事行动,包括一次赴阿富汗,四次前往伊拉克。本书描述了主人公从一名普通战士到成为特种兵的过程,对其日常训练和战斗任务进行了细节方面的介绍,特别是在参加伊拉克战争中的各种经历,包括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合作等情况,书中内容均是真实发生的故事,书后近百幅图片是获得波兰军方授权公开的战斗纪实照片。

本书封面版权归属作者,已授权本书使用,由MAD4ART.COM网站设计制作。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8139号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雷队的十三年/(波)基谢列(Kisiel, A. K.), (波)拉克(Rak, M.)著; (波)薄一康(Burkiewicz, K.)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书名原文: My Thirteen Years in Polish Special Missions Unit GROM

ISBN 978-7-302-41732-3

I. ①我… II. ①基… ②拉… ③薄… III. ①纪实文学—波兰—现代
IV. ①I5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6677号

责任编辑:袁 帅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mm×230mm 印 张:13 插页:24 字 数:215千字

版 次: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45.00元

产品编号:060557-01

前言

雷队——隐藏在镜子的边缘

雷队是由情报人员创立的部队，创始人为斯瓦沃米尔·佩特雷茨克，他当时担任情报官。情报和反情报组织的其他工作人员帮助他想法变成了现实。情报界的环境特别适合特种部队的发展，毕竟这种部队负责的任务完全保密，所有行动禁止向外界透露，局外人无论如何不能知道特种部队的行动方式、其成员的个人信息、基地地址、车辆牌号等。有关雷队的信息一直受严格保密，只有最基本的消息会被公布出来，没有谁比情报人员更体会得到这个原则的重要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有各种传言出现。传言总是褒贬不一，褒义的充满了正义和光荣，给人们树立起一个好的榜样；贬义的却不过只是源于黑暗的恐怖幻想。雷队的真实历史其实是极具撼动力的，读完本书相信你一定会为作者的真诚而感动。

情报人员完成了创立雷队的工作以后，就把继续发展的任务交给了士兵。士兵们都是自愿而来的，他们怀揣着为国家做贡献的梦想，在雷队服役绝对不是为了金钱、升职或名声。跟雷队整个组织一样，每个成员的姓名及所有信息，包括家人情况都需要严格保密，因为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在这种情况下，雷队的士兵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世人皆知的英雄。

二十年来，雷队的士兵在世界各地执行战斗任务。“二战”时期，波兰地下军“无声无影”特种部队使用过的口号“为了你，祖国”，现在已成为了雷队的口号。雷队成员通过艰苦训练浴血奋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个口号不是一句空话。请相信我，他们对祖国所做出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公开报道！遗憾的是，在波兰，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和珍惜特种部队的工作意义。许多波兰人认为特种部队到国外去打仗只不过是满足个人的野心，他们无法看到雷队在国外的任务都肩负着一个重大使命：维护波兰独立。自波兰重新独立以后，维护国家的独立就成了顶级重要的大事。我想对那些盲目的批评者说一句约

瑟夫·毕苏斯基^①曾说过的话：“波兰人想要独立，但与此同时却只愿意付出两滴血和两分钱的代价。大家需要明白的是，要想拥有宝贵的独立，必须付出宝贵的代价。”

出版这本书是一件好事。里面提到了“基谢列”“比苏”“组长”“雷迪”“汉斯”以及其他很多的战友们，此外，还提到了 G 上校和雷队的队长，讲述了他们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通过阅读此书，可以打破歪曲事实的媒体“镜子”，让人们看到镜子边缘隐藏的真实生活。读者可以了解到特种部队成员的最真实感受，以及他们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付出的代价。

看完这本书的人，一定会相信我说的一切。

——沃伊切赫·波罗赫维奇

(Wojciech Brochwicz, 目前从事律师工作，
曾担任情报官和内务部副部长，负责雷队监管工作)

^① 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 1867 年至 1935 年)是波兰政治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起，他成为波兰政治中的主要力量和欧洲政局的重要人物。他被认为是让波兰在 123 年(是为瓜分波兰时期)后于 1918 年重返独立的功臣。

先让老战友说几句

我所写的生活经历是雷队很多队员的共同经历。也许你们将来也会有类似的体验！考虑一下吧……

当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本来就是在痛苦中出生。痛苦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儿时的你会不时地摔跤，艰难地学习走路；后来，你跟一帮小朋友们一起玩打仗的游戏；再后来，不知不觉中你变成一个少年，没有兴趣再玩儿打仗了，因为你身边有异性打动了你的心。这期间，你也经历过一些激烈的打架斗殴，可能输了几次，甚至被人痛打。有了这些教训，你开始找寻机会接受不同的训练，空手道、健身、拳击、团队运动等，你的目的是要比别人强。当你的身体适应了运动量的加大，你的野心也随之不断成长。在成长过程中，你塑造了自己的性格，体会过胜利的喜悦，也感受到过失败的苦味。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开始考虑将来要做什么，也许可以做运动员？不过，没有一个你最喜欢的运动，估计也当不上奥林匹克赛场上的冠军。你的第一份工作是迪斯科舞厅的守门保安。对像你这么年轻的人来说，是一份很有趣的工作，但毕竟不能做一辈子的保安。你完全有资格上大学继续读书。体育学院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吧，不过，以后要做什么？做警察？警察的主要任务是不停地巡逻，参与激烈行动的机会并不多。无论如何，你肯定不会走上暴徒的道路，有修养的道德价值观绝不允许你用杀害、抢劫别人的方式来谋生。你心底一直想要为正义而战，为正义而服务，尽管你自己还不承认，但这就是你最渴望做的事。到底要做什么呢？要当兵吗？想当兵的话，应该去哪？军官学校——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在军校上学期间，你中了丘比特射出的箭，结果娶了老婆，不再是单身了。现在身边有一个人帮你度过最艰难的时光。军校毕业后，你被分配到某个部队。那里的条件看起来很不错，但你感觉还是缺少了什么，在常规部队里无法发挥出你全部的能力。

最终有一天你听到了几个关键的词：“佩特雷茨克将军”和“雷队”。这也许就是你一直寻找的东西。你想尽一切办法加入雷队，终

于报名参加了录取测试。到了测试现场你会发现周围的人都是特种部队士兵。心里在想：“我来这里到底干什么？”其实你原来并不比别人差。当你觉得快要成功了，却在测试的最后一天突然受了伤，就差这么一点点就可以成为雷队的成员。虽然这次失败了，但你不会放弃，一定要咬牙坚持到底。伤病复原后，你决定再试一次，不过这次做了更充分的准备。第二次测试的状态没有再让你失望，头脑也一直保持清醒，你顺利通过了第一轮测试。然后还得通过佩特雷茨克将军的面试。将军问你：“先生，你为什么想要在雷队服务？”你注意到他用了“服务”这个词，而不是“工作”。你最终回答说：“我要为祖国服务！”虽然听起来有些浮华，但这确实是你心里的话。你通过了面试，终于成为了雷队的成员。你心里想：“最难的部分已经结束了，剩下的是小菜一碟啦。”可是恰恰相反，从来没经历过的艰苦训练开始了。

实际上，录取测试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你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可能。不管有多么艰难，你心里很清楚，这一切就是你想要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你所学会的东西远远超过了以前学过的一切。完成了无数的训练和培训之后，你最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你是一名真正的突击队成员了。不过，上司会很快就让你脸上成功的笑容消失掉，你还是有很多技能和知识需要掌握，仍然有被赶出去的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你拼命训练各种项目：潜水、跳伞、坐直升机、坐船、从绳索上滑降到屋内等，学会开各种车辆，包括两轮摩托车和四轮摩托车。此外，你还要学习一种最难的技术——指挥你的战友们。最后，你终于准备好了去参加真正的战斗。不过，到底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考验自己的能力呢？就像一个拳击手，经过了艰苦训练达到了最佳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但还是无法登上拳击台。你很渴望感受到战斗的滋味，但同时又很不希望有人真让你去打仗，因为只有傻瓜才会期待战争的爆发。你工作的特殊性严重影响到了家庭生活，特别是女儿出生以后。当你刚学着做个好父亲的时候，突然有很多大事发生：波斯湾的任务、伊拉克战争、第二个孩子出生。在以前的训练中，你经常犯一些错误，而现在不再是训练了，这是真正的战争，万一出错，就会导致战友们的伤亡。抛开担忧你最终证明了自己的战斗价值，机械般地完成了所有的任务。其实，你也不知道是本能还是训练带来的效果。反正，你学会的一切东西让你加倍地自信。伊拉克任务结束了，你想要更好地照顾家人，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又要去阿富汗了。老婆很担心你，但她同时也明白，雷队是你的第二个家，做一名突击员，是你一辈子最大的梦

想。执行每次任务,你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道德原则。尽管以前担心过很多次所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但回头看时,竟也没有需要悔恨的事。只是孩子们成长得很快,而你错过了这个过程。到了这个时候,你希望能多陪陪自己的家人,应该放下武器回到他们的身边了。跟雷队告别的时候到了。第三个孩子出生了,这一次你愿意再错过任何重要时光——孩子生日聚会、圣诞节等。

将来会是怎么样的呢?生活会告诉你的。

——雷迪

目 录

第一章	一切的开始	1
第二章	基础培训	18
第三章	其他培训和训练	36
第四章	科威特	58
第五章	石油输出码头	74
第六章	休假期间	85
第七章	回到伊拉克	92
第八章	不管你们信不信,我又回到伊拉克	126
第九章	在国内的三年	139
第十章	阿富汗	142
第十一章	你们猜猜,我又到了哪里?	164
第十二章	我后来的故事	180
第十三章	“十三”数字	185
作者后编		189
感 谢		194

第一章 一切的开始

华沙机场/童年/少年和运动/军事中学/士官学校/“雷队”到底是怎么回事？/卢布利涅茨市/怎么得到这个电话号码？/录取测试/“需要等待”和“需要写申请”

站在华沙肖邦机场 VIP 区的滑道上(官方代表团起飞的地方),看着编号为 102 的国家专用图-154 机正在滑行,当时是 2002 年 11 月,我们马上要去科威特,图-154 机好像是波兰唯一能送我们去那里的军用机。不,我们不是政府代表团的护卫队,也不是要去进行下一个训练,更不是去度假,我当时也难以相信,但事实是我们要去……打仗。一位胆大的波兰领导人决定要本国部队参加伊拉克战争,我至今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真的要感谢他。哇噻,我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来与我们告别的有汉斯(我以后会介绍到他,OK?)、总参谋部的一个将军和国防部的几个官员,我写了“我们”是因为周围都是我的家人,我身边的伙计们,每一个都是我的兄弟。我当时是番号 2305 部队的上级少尉,该部队就是赫赫有名的“雷鸣特种部队”,简称“雷队”。我们是雷队第二组要参战的队员,主要任务是在国际部队的指挥下,保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实施,包括对伊拉克出口石油的禁令。雷队海军小队的成员(第一组)在科威特已经六个月了,一直向我们(即他们的接应梯队)报告执行任务的进展,以便我们提前知晓任务的具体内容以及需要带的装备。

政府专用的图-154 机并不适合运输作战小队,不得不承认的是,飞机上的设施更加高级,比如舒适的座椅,但我们的行李不是旅行箱,一般此类行程中,我们会用托盘包装战斗装备,安置在“大力神”或“环

球霸王”飞机宽阔的货舱中，但这一次是图-154，没别的办法，两个战友在机组人员的监督下在狭小的货舱内安置了我们的装备。终于，我们坐回客舱（全部的空间只有我们！）——准备五个小时的飞行。我不知道别人此刻在想什么，我无法控制地开始回忆这一切的开始是怎样一步一步让我来到了这里。

我于1975年9月14日出生。我的父母——葛诺薇法和扬当时住在大波兰省K村，我爸爸是消防员，妈妈在家打理农场（当地的说法是“农田”——差不多两公顷的面积）并照顾我和弟弟，她也会积极地参加文化中心木偶戏团的活动，倒霉的是，那时的我经常不得不充当临时演员……

我的信仰是从父母那里传下来的，他们都是天主教信徒，虽然我亲眼见证过人与人之间的残酷，但我仍然没有失去这个信仰。爸爸穿的消防制服，闪闪发光的纽扣，激发了我成为一名战士的愿望，妈妈对此并不太高兴，可是她很快就意识到了她的高兴并不能阻止我的想法。妈妈至今还经常说起我小时候的故事，每次教堂弥撒结束后，我都闹着让他们到塔沙（这是当地对教堂旁边集市的说法）给我买新的手枪或步枪玩具，我会一直闹着直到他们别无选择，有时他们想绕过集市，我就会抓住一棵树或栏杆不放，直到他们答应带我去为止。我的兴趣爱好除了观看消防队仪式，也很喜欢历史，我最爱看的书是斯蒂芬·库池聂斯基（Stefan M. Kuczyński）写的《黑色的萨维斯赛^①：历史传记》，如同其他与历史有关的书籍一样，我可以一遍又一遍的拜读。很奇怪，在我们村子的图书馆里，我好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系列书籍的唯一读者，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那么喜欢看这类书，我还特别爱看新闻，当别的小孩儿在院子里疯跑的时候，我已经跟着大人坐在电视前面看新闻了。我重视历史到了什么程度呢，1989

^① 黑色的萨维斯赛（Zawisza Czarny，1379年至1428年），波兰中世纪末期的著名战士，他因拥有一头黑发，并身穿订制的黑色盔甲而得此昵称。

年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①决定要减少军队,当时十四岁的我给他和国家议会写了封信,指出了这个决定的后果以及波兰在以往历史中已经有过的多次类似的教训。你们肯定以为我不可能收到回信吧?惊奇的是议会给我回信了,感谢我热爱祖国,关心国家的态度。即使这样军队还是被减少了,但至今我家仍然保留着此封信。我也参加过波兰童子军,这对我来说不过是军队的小替代品,但那时的阅兵、命令、制服——已经是我所想要的全部!

如果以上还算是优点的话,我当然也有些缺点,何况我并不是很乖的孩子,不过是小镇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男孩。记得,我曾经很想拥有一个当时很时髦的带防毒面具的书包,带着这样的书包去上课,看起来该有多酷啊!于是,我和其他有同样想法的同学偷偷地在学校民防装备库里“找到了”类似的包,可惜我拥有它的时间并不长,晚上爸爸下班回家就问我包是从哪儿来的,我没想出更好的说法,就说是朋友送的,他又追问是哪一个朋友,我为了保持硬汉形象硬是没透露任何名字。没想到爸爸也是硬汉,他用皮带抽打我的屁股,然后让我把所有的书从包里拿出来,把他写的请假条塞在我手里(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我儿子无法来上第一节课,因为他要先去学校归还偷来的书包,再回家拿课本上课”,学校离我家有三公里左右的路程,我是走路去的,所以来不及上第一节课),并让我第二天早上去学校找校长。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偷东西……而我爸呢,他当天就从消防站淘汰的装备里给我找回来一个类似的书包,比我偷来的包更酷。

除了历史和流行包,我还很喜欢踢足球,并且踢得相当不错!别人用“尖刀”来形容像我这样纤瘦却精力充沛的球员,我在阿达木夫村密勒克俱乐部(我仍记得名字!)做过中场,我喜欢所有的球类运动,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团队的,有趣的是,排球和乒乓球的技能在多年以后,也就是我在伊拉克的时候起到了作用(别着急,以后会讲这个故事)。

^① 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923年至2014年),波兰政治和军事人物,1981年至1989年间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85年至1990年担任波兰国家元首。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和每个同学一样需要做出选择。作为八年级^①的学生,我面临很多选择,我可以在科宁市“矿工”俱乐部踢球,同时在采矿工艺学校学习;我也可以选择更吸引我的军事中学就读,并且同时踢球,例如在西里西亚区弗罗茨瓦夫市运动俱乐部。正如你们猜到的,我最终选择了军事中学,在奥尔什丁市。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这个选择。

我在那里学习了两年,班主任 X 少校曾是炮兵,他在我的一生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他帮我做出了下一个艰难的决定——选择了士官学校。是这么一回事,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中学即将关闭的通知(跟波兰其他军事中学一样),当时是 1992 年,我们并没有很多就业机会,可以转到普通中学或者选择别的军事学校。军队显然对我更有吸引力,而且比其他学校更稳定。上中学的时候,军事中学已经开始提供吃的穿的,进了士官学校以后,军供条件仍然不会给家人造成任何经济负担。做出这个选择后,我就没必要再考虑足球的事了,于是我结束了奥尔什丁市“斯托米儿”俱乐部的球员“生涯”。其实我在那里发挥得不是很出色,因为是别省市的俱乐部,总感觉自己是个外地人。

于是我报名了波兹南市机械化步兵士官学校,希望能进入这里的特种排。当时我对特种部队并没有多少了解,但道听途说以及书上看的就足够吸引我了。“突击队员”这个词会让我的肾上腺素爆发,为了得到更多有关的信息我只能去看杂志,例如《突击队员》。

了解得越多就越肯定这就是我想要的,于是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波兹南市士官学校。我知道军事教育系统重组后,埃尔布隆格市士官学校也转移到了那里(特种排原属这所学校),正如我所预料的,我被录取了。8 月 1 号学校就开学了,其他的中学生还在暑假期间,我们已经开始阅兵训练和规章制度的学习,适应新学校后就开始基本训练。

① 1999 年教育改革之前,波兰基础教育制度由两个阶段组成:八年的小学和四年的中学或三年的职业学校。

完成这些以后差不多是在三个月后,那时才有机会进入到特种排。给我们做基本培训的是特种排二年级的战友们。我很高兴这样的安排,因为总是有些东西可以向他们学习。我们顺利通过了基本训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参加了宣誓仪式的一年后,因为誓言内容有了变化,增加了“上帝保佑我们”这句话,于是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宣誓。宣誓仪式后,我被列入了装甲排三年级(毕竟我在军事中学已学了两年),除了军事课程,我们还学习普通课程(波兰文,数学,物理等)。我迫不及待地想参加特种排入选测试,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筛选测试。五个月后学校终于发放了关于特种排招生的通知,最终入选人员需要通过各种严峻的录取测试。在那个年代,测试内容主要就是身体状态,完全不考虑心理承受力,测试的项目都是超级消耗体能的障碍翻越、50 公里慢跑等。庆幸的是我成功了,与其他十几个战友一起顺利获得了毕业证书,另外还有一半的人被淘汰了。

进入特种排后,给我们讲课的教官们都是有丰富经验和实践知识的士官和军官,例如马涅克就是一位来自济夫努夫市的战术专家。我可以肯定地说,那时候我学到了很多对我非常有用的东西。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今后能担任特种部队的小组组长——突击队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跟其他同学相比,教官要求我们要有更渊博的知识,更强的独立性,我不得不承认,这让我们感觉很有自信和优越感。可能这也是其他同学不太喜欢我们特种排的原因,排中的战友个个都是硬汉,毕竟是特种部队嘛。其实我们跟其他排的战友们也没有什么大冲突,只是一般的小纠葛(起些令他们很生气的绰号,如“罐头”或“兔子”)。说实话,我们实在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开玩笑,因为比其他人学习的科目多很多,例如,通信课程中就增加了新项目,莫尔斯电码(当时我们把这门课叫成“嘟嘟机”),我不太喜欢,也没有音乐天赋,作为组长的我,总是希望有一个通信高手分在自己的小组,有时候这需要给人事官一两瓶啤酒作为交换的代价,但非常值得。我们还通过了多项附加训练,例如跳伞,完成七次“撞地”式跳伞后,就能拿到空降兵资格(还需要我解释这个军事专用词吗?)。我们用的是很牢固的但完全

无法控制的降落伞(除非把绳子拉到膝盖下面使降落伞滑翔就能够称为控制),我个人不太喜欢跳伞,但还是努力牢记了所有规范动作,因此很轻松地通过了此项训练。我记得第二个训练项目是攀岩,我们在国家公园桌山地区待了两个星期,很棒的是除了学习机械化步兵战略外(兵团冲啊!),还学习了特种部队独有的战术,包括设立基地、伏击、侦察等。训练内容根据有名的“红本儿”^①而准备——一本很好的有关特种部队行动指南的苏联著作(当时还没有分黑色、绿色和蓝色的战略)。此外,我们还学习了间谍活动的基本知识,也掌握了各种机械车辆的驾驶技能,汽车、装甲运兵车,甚至坦克。同事都讨厌我们,因为我们每次使用这些车辆时总想验证下它们的最终极限,看看到底“过得去还是过不去”。这样的结果导致机械师总是有干不完的工作——派人监督我们,让专属司机跟我们一起,但是经常因为偶然的“失去联系”而听不见他喊出的“不!”。

中学二年级时,我就听说过雷队,当时是1993年,我们都以为那只是一个反恐警察部队,并不是我们所找的特种部队。所以我们更希望能进入62、48或56号特种连,可是他们在1994年都被解散了,同时在卢布利涅茨镇设立了特种突击部队。巧合的是同一年雷队被派到海地执行任务的消息被公布出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雷队是什么样的组织,并且执行什么样的任务,所以我突然又多了一种选择:雷队是最棒的,既然选择了突击队员的生涯就必须做最棒的,不是吗!在那一时期,我在军事中学的一个同学给我帮了很大的忙,他叫米哈乌,在国家议会办公厅或是办公厅的下属机构工作,记不太清了,好像跟“民主左派联盟党”有关系,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议会工作。大概从1996年到1997年,雷队录取学员的第一个非正式阶段就是要得到报名的联系方式。这是个神秘的电话号码,只有头脑灵活且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得到它。我花了很长时间寻找,问朋友、问上司,但都没什么结果!我的排长是巴布,已经不记得我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得知巴布通

^① 苏联军队编写的特种行动战略课本。

过了录取并加入了雷队，这更加坚定了我进入雷队的渴望。我认识巴布这个家伙，也知道他的能力，如果他能被录取了，那么我也有机会。

即将毕业的那一年，我以为我的命运就是要去卢布利涅茨市了，尽管在那里也能接受地道的特种部队专业教育，但我当然还是很希望能到雷队去。当时我对特种突击团没有了以前那么大的兴趣，尤其是当我在实习时亲眼看到了类似工厂规模的兵团。不过幸好，就在那时，我想起了在议会工作的朋友米哈乌，打电话请他帮忙得到“神秘的”电话号码，他对于我的请求不是很积极，担心到处问会引起别人的不满，但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还是得到了那个号码，真是太好了！

米哈乌说他不能直接告诉我电话号码，但是他已经把我的个人信息报上去了，让我静候雷队的电话。的确，不久之后我接到了一名神秘男子的电话，他祝贺我并让我等待下一步的指示。话说这时已是1995年的6月，我已经毕业了，8月份就得去卢布利涅茨报到。

转眼8月到了，我无奈地去了卢布利涅茨市特种突击团，担任第四特种连第二营的排长。我不是一个人去的，还有士官学校的两个同学。

在卢布利涅茨的时候，我收到了雷队的来信，里面是即将举行录取测试的通知。我当时想最好跟朋友一起去，就劝说了名叫罗伯特的战友（他目前还在雷队）也去试试，他一直是我最好的哥们儿。还有一个战友也决定跟我们去。正式录取测试之前，我们三人先去华沙参加了体能测试：三千米跑、爬绳、胸肌臂屈伸、引体向上、仰卧起坐，我尽了最大努力不想在这个阶段被淘汰，否则就太可悲了。主考官是现已去世的勒茨克·德瑞尼亚克上校，绰号“魔鬼”。我的表现还不错，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事实的确是这样，因为不久我就收到了参加正式录取考试的通知。我在团里没说这件事，只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一方面，我担心如果无法通过就不需要解释失败的原因，作为特种团的成员不能通过测试岂不是太丢人了？另一方面，我所在的突击团都是不喜欢擅自离团的人，尤其是去别的部队，那简直是“犯罪”（训练我们投资了很多资源，因此要感恩和忠诚，特别是对职员）。当时的雷队貌似

是隶属内务警察和行政部属下的机构——离开特种团而转入雷队将会被认为是无法原谅的犯罪。

我打算从未婚妻爷爷奶奶家住的地方去参加录取测试，因为当时正在度假，测试前可以抓紧时间跑步和锻炼，不知道这样是否明智，因为也有人说测试前不应该过度训练，但我们那时对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研究，反正也完全不知道测试内容，只听到了些传言，说是多么多么的艰苦，还听说有人穿着军装，不带任何装备就去参加测试。这种情况可能很少出现，因为我收到的通知中包括了所有需要准备的东西：背包、睡袋、食具等野外生存最基本的装备。

测试报到时间是星期一早上七点，地址为华沙市 M 路，我原打算跟罗伯特（简称“R”）一起坐晚上的巴士，不知道是看错了时间表还是巴士出了故障，反正巴士没来，我用恐慌的眼神看着我当时的未婚妻玛尔高莎——怎么办呢？那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汽车，爷爷奶奶、朋友们都没有，玛尔高莎没有多想，借了她爷爷的自行车，夹上我的背包就开始骑，我在旁边跟着她跑，跑到 7.5 公里外的普什奇科沃——终于赶上了去波兹南的火车。然后再换乘去华沙的车，终于在星期一早上 6 点 20 分到达了目的地。在部队大门前我见到了罗伯特和团里的另一个战友。我们惊喜地发现，雷谢克也在，我们一般叫他“活跃”，他也是我们团里的人，不过在第一营。不错，已经有四个人了！我们报到后就被搜查了，测试通知的目录中没有包含的东西都被没收了，不能否认，耍小聪明是我们民族的特色，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身上藏了东西，袖子里缝合的巧克力棒或口袋最底处的钱，但是据我所见 90% 类似的东西都被搜查到了。通过检查后，我们坐上了前往莱吉奥诺沃镇警察培训中心的巴士，在那里进行了游泳测试，不得不说，游泳是我的死穴，作为将来的海军小队成员，是不是有点儿过分？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游泳的，但那时只和朋友在湖里游过，还好测试时没超过规定用时。下一个项目是跳水（一米跳板），也没问题，但我在潜水游泳测试时表现不佳，没坚持到规定的 25 米距离而丢失了分数（当时每项测试分数的总和达到要求就算通过了）。奇怪的是，不只我一个人感觉